



三星堆“上新” 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

□通讯员 付鑫鑫

黄金面具为古蜀文明金器崇拜再添实证

重达280克的黄金面具、顶尊跪坐人像、数量巨大的象牙……近日，“考古中国”重大项目工作进展会在四川省成都市召开，通报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重要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。自2020年10月三星堆遗址考古挖掘工作重启，至今发现6座祭祀坑，已出土500余件珍贵文物，包括金箔、玉璧、龟背形铜挂饰、鸟型金饰片等等。

三星堆遗址是一处距今5000年至3000年左右的古蜀文化遗址，位于四川广汉市，面积达12平方公里，被誉为“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”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领队雷雨介绍，不同于1986年的抢救性考古发掘，这次是在国家文物局指导下的“主动发掘”。目前，6座祭祀坑仍是“进行时”，其中3、4、5号坑已进入器物层层面，6、7、8号坑尚在挖掘填土。“最大亮点是黄金面具；其次，3号坑里有大批的青铜器，且部分青铜器的质量超过1986年1号坑、2号坑的水平；第三是发现了丝织品残痕。”

“三星堆遗址考古成果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模式的重要实物例证。”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说。

35年前，三星堆1、2号祭祀坑的发现，让古蜀文明一醒惊天下。当地出土了世界现有年代最早、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，青铜大立人也是国内现存年代最早、最大、最完整者。青铜纵目面具等文物造型奇特，在全世界青铜文明中独树一帜，力证三四千年前古蜀国的存在和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。

2019年，四川省印发《古蜀文明保护传承工程实施方案》，制定2025年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古蜀文明保护传承体系、古蜀文明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扩大等发展目标。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牵头制定三星堆考古发掘三年行动计划，考古人员在广汉仁胜村、燕家院子等5个地方同时开展勘探，祭祀区新的6座祭祀坑由此发现。

此次考古发掘中，5号坑中发现了一件厚重的黄金面具，宽约23厘米、

高约28厘米，虽然是残件，但非常厚，无需任何支撑就可独立起来。“半张黄金面具重约280克，据推测，这件黄金面具完整的重量应该超过500克。”雷雨说，“遗址中发现大量的金器，都跟宗教祭祀相关，象征着某种权力和身份。”此前三星堆遗址就发现了金面罩、金杖、金箔饰及金箔残片等金器，种类丰富、量多体大，作为权力象征运用于祭典隆仪，体现出古蜀人的金器崇拜。此次发现“重磅”黄金面具，其金器崇拜又添一大实证。经检测，黄金面具含金量84%，与此前三星堆遗址发现

的金器黄金含量相似。黄金面具一处边缘有被烧毁熔化的痕迹，“目前推断，这件金面具也是作祭祀用，但由于其体量比人脸大得多，不太可能是人佩戴，究竟作何用途，目前无法得出准确结论。”



在四川首次发现3000多年前丝织残痕

这次，从三星堆运抵中国丝绸博物馆检测的16件青铜残件中，共有5件发现蚕丝蛋白。由此说明3000多年前，古蜀人已经开始使用丝织品，这在四川地区属首次发现。

中国丝绸博物馆技术部主任周畅介绍，找丝有三种语境：一个在遗

址里，代表生活场景；一个是墓葬里，代表丧葬习俗；更高层次，则在祭祀坑，沟通天地人神。在三星堆祭祀坑里找到丝，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丝具有形而上的功能，同时印证了中国丝绸起源的观念。

蚕即天虫，沟通天地，启迪生

死。正是这种独特生死观，给予中国人动力和热情去驯化野桑蚕。因此，丝绸的最初动机，并非日常使用，而是事鬼神。为了保证天地之路的通畅，为了受人敬重的蚕蛾能够循环往复，先民们开始建立蚕室，精心饲养蚕虫。

千年“玉琮缘”

三星堆与良渚文化跨越时空的对话



沉睡三千年，一醒惊天下。曾在1986年震惊世界的三星堆遗址，日前以大量重大新发现“再惊天下”，由此还在网上引发了一场“大型认亲活动”。而发现于4号坑的玉琮，与良渚文化息息相关。沉睡了三千年的三星堆玉琮和五千多年的良渚玉琮有什么联系呢？

玉琮，最早出现在距今约五千年前后的长江下游地区，在良渚文化千年的进程中，以玉琮为代表的文化可以说辐射了大半个中国，这也对中国早期的文明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饕餮纹是青铜器上常见的花纹之一，最早见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五千多年前良渚文化陶器和玉器上。饕餮纹，也叫兽面纹。这个纹饰夏商周的青铜器都有，包括中原殷墟遗址。

考古证明，良渚文化的玉琮在距今五千年左右已经出现在四川，当时属于宝墩文化（三星堆文化的前期），说明良渚文化确实跟四川有所交流。而良渚文化的兽面纹还出现在陕西的石峁遗址。也就是说，三星堆不仅在商朝时期中原成熟，在五千年前，它跟中原也是“熟人”。

35年前，三星堆就曾出土过玉琮，而金沙遗址更是出土了27件玉琮及3件石琮，是目前商周时期祭祀场所中出土玉琮最多的一处。“君住长江头，我住长江尾”，玉琮在良渚

和三星堆的出现，用文物串联起了两个地理位置相隔千里的长江流域文明。

玉琮之形——“外方内圆”

“弧边矮方柱体，横截面为圆角方形……器中钻穿孔，孔壁经打磨，微凹。”简而言之，琮的基本形态是这样一种内圆外方的柱体。

“内圆”和古人“天圆地方”宇宙观有关吗？其实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一件良渚玉琮出土于苏州的张陵山遗址，整体形制与玉璧高度相似，与普通玉璧不同的是，器物四面还雕刻有兽面纹饰，使其除了装饰品外，更有了特殊意义。在这件年代最早的琮上我们可以看到良渚玉琮的一种组合关系，即“觚形器+四个兽面纹”。

瑶山遗址出土的玉琮M7:50，是极具代表性的“外方”形态体现，这里的兽面纹被立体化地凸显了出来。随着良渚人刻纹工艺的发展和规范，从兽面纹发展出了我们后来所熟知的神人兽面纹，玉琮的节数和高度也由此增加。

玉琮——为信仰而生

良渚玉器最经典的纹饰就是神人兽面纹。上面神人头戴的介字形大羽冠代表“天”，下乘着凶猛的神兽，完整的神兽则多带有獠牙和利爪，四周神鸟萦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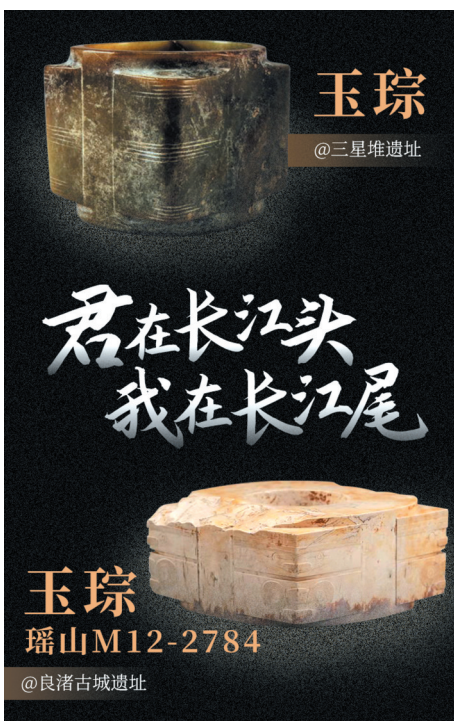
雕有神人兽面纹的玉器通常位于高等级墓葬中，这也意味着当时的神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，这些人也因此具有极强的统治力。琮王的正面与侧棱上都雕有的精美神像人面纹饰，也间接表明它的墓主人地位之高，权力之重。

在良渚古城遗址群内，神人兽面纹可以雕刻在不同的玉器上，而在良渚遗址群外，神人兽面纹多见于玉琮和琮式玉器上。

玉琮，毫无疑问是良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器物。琮由良渚人首创，寄托了他们的精神与信仰，并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如果说其它雕刻有神人兽面纹的玉器是将信仰附加在器物上，那么为了表现神人兽面纹而生的玉琮即是良渚信仰的物质化载体。

在比良渚时代稍晚的龙山时代，陶寺遗址显然受到了良渚玉琮的影响。陕西石峁遗址在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玉器里面，也有良渚晚期的玉琮切片。到商周时期，很多的玉器也明显受到良渚玉器的影响，这在殷墟妇好墓和金沙遗址出土的一些玉器上都能得到验证。春秋之后的一些墓葬中依然有玉琮的出土，宋朝时的瓷器亦有仿制玉琮的。

良渚文明的审美趣味和玉器制造技术，究竟是如何传到了三星堆？这些细节还有待考证，这也是考古的魅力，永远还有未知，永



远还有惊喜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！（来源：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公众号）